

万紫千红

518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万紫千红

(报告文学)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1979·郑州

万紫千红

(报告文学)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 8.375印张 185千字

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400册

统一书号 10105·276 定价0.48元

目 录

花红叶绿	杨惠民 丁传朴 李景亮 (1)
白衣丹心	焦 述 (23)
浪花晶莹	朱根发 (41)
千里选马记	李明性 李 旭 (56)
来自天涯海角的报告	晓 廷 新 战 钦 佩 (69)
运输线上	胡兆瀛 (86)
淮河的笑声	曹金铸 (101)
桐柏劲松	陈 倩 (116)
卫南坡人	潮 涌 (127)
花果山采访记	贾同然 (137)
舞台春秋	李 欣 (151)
红花重开	刘长贺 (166)
军 梅	王鸿钧 (177)
驯“虎”记	单 纯 (193)
欲穷千里目	张惠芳 (208)
邓铁山	时宇枢 (218)
新路	朱洪喜 刘永胜 (233)
为了祖国的荣誉	何 更 罗荣家 (243)
他在群众之中	张励中 (255)

花 红 叶 绿

杨惠民 丁传朴 李景亮

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？叶儿为什么那样绿？除了阳光雨露的滋润和肥田沃土的滋养，还有除害兴利的昆虫学家的一番心血！

在浩瀚的自然科学的海洋里，有一门看来平常、却对人生有着重大关系的学问——昆虫学。你不要以为只是那么几个虫子，实际上这是一个约有一百万种、占全部动物种类百分之八十的庞大世界。不仅种类多，而且分布广。不论是天上、地下；或者是地面、水中；就是动植物的体内体表，几乎到处都是昆虫活动的场所。它们之中，除少数益虫外，很多都是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和人类保健上的害虫。昆虫学家就是研究这些虫类的生命活动规律，从而控制有害虫类、发展有益昆虫的科学。

这里向大家报告的就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昆虫学家邱式邦。

愤然出走

一九四七年秋，豫东黄泛区遭受了一场蝗虫浩劫。飞蝗过处，象狂风暴雨一样，遮天盖地，日月失色。无数的树木枝桠被压折，叶子被吃净，大片的庄稼，茎残叶光，七零八落；更有甚者，蝗虫飞如云，落如雨，沟壑尽平，人马难行。灾难临头，数以万计的灾民，奔走他乡。

这时，一辆打着“国际救济总署”旗号的汽车，飞出古城开封，穿过“国军”封锁线，向着黄泛区的西华、扶沟方向驶去。

汽车上，坐着两位城市打扮的壮年人，身边带着刚从国外进口的六六六灭蝗药剂。他们面对萧疏的原野，不时发出忧郁的叹息：“人传河南百姓备受水、旱、蝗、汤四害，由此可见一斑。”

这时，蒋介石的几个“国军”凶神恶煞样地闯过来了，对着两位异乡装束的人厉声喝道：“那里人？”

“我们是南京农业实验所的。我叫邱式邦。”他回答后，指着另一位同事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的助手老郭。”

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们是专程来蝗区作调查，并搞药剂治蝗试验的。”

“国军”们有些不耐烦了，他们故作姿态地说：“现在是‘勘乱’时期，这里是防务重地，你们赶快离开！”说罢，扬长而去。

邱式邦目送着比蝗虫还凶的这些家伙，面对着这大地的疮痍，眼望着蓬头垢面、骨瘦如柴的泛区灾民，不禁身上打了个寒颤。

一九四六年，邱式邦开始蝗虫防治的研究工作。在皖北试验毒饵治蝗取得了成果。并在国内首次研究应用当时的新农药六六六喷粉防治蝗虫，效果非常好。他急于要到蝗区进行实地试验。如今，他感到，作为一个蝗虫研究工作者的良好愿望，不过是杯水车薪，萤火长夜，很难说能解决多大问题。但是，能做出点研究成果，也莫在自己良心上得到一点安慰。可是，原来的一切计划，现在都变成泡影，灾民的一线希望也随之破灭了。

归途，西风卷起的飞沙，搅得天昏地暗，难以捉摸前进的方向。铅色的天空，几乎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。此情此景，如同海浪一样，在他脑际里滚动着。

苏州南部，太湖之滨，有个吴江里。少年时代的邱式邦就生活在这个江南水乡。

父亲是个中学教员，常年有着被解聘的忧虑，用微薄的津贴资助这个独生子到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读书。一九三六年后，邱式邦以优异的学业进入了南京的“中央”农业实验所，到中山陵作松毛虫的研究。每当春风吹遍原野的时候，他只身挺立在中山陵前，展望未来，心旷神怡！他是多么希望自己所从事的科研事业的前景，会象中山陵的园林那样秀美啊！但是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他的幻梦。后来，他到了试验所的广西工作站，作玉米螟、大豆害虫的研

究。在将近八年的时间里，他跑遍桂中的二、三十个县份，亲自作调查，亲手作实验，写出了十多篇学术论文。他几乎是不顾一切地学呀，干啊！直到三十五岁还未结婚。然而，邱式邦这火一样的热情，得到的却是国民党冰一样的冷遇。一篇又一篇的论文，只好长眠在他那清苦的行囊里。

抗日战争胜利了。在邱式邦失望的心底里又燃起了一缕希望的火苗。一九四六年，他在中国第一个做出了药剂治蝗的实验报告。第二年，全国不少地方蝗虫危害，特别是河南，蒋介石扒开花园口，黄河泛滥成灾，数百万亩良田沦为荒野，成为蝗虫大量孳生的基地。邱式邦为了作进一步的研究工作，千里迢迢来到泛区进行治蝗试验。可是，在那个时候，广阔的农村，却没有农业科学工作者的用武之地，这情形怎能不令人心痛欲绝呢！？

困难和挫折，往往会使意志薄弱者消沉下去。而对有志之士，却能激起继续前进的力量。十年的遭遇，严酷的现实，邱式邦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，而是逐渐使他认识到没有一个好的政府，科学家纵有献身祖国的壮志，也难免付诸东流！于是，他决计出国留学，想着有那么一天，中国有了清明的政治，再回来服务。一九四八年，考取了英国剑桥大学，告别了年迈的母亲和新婚的妻子，登轮西行，远涉重洋，来到了世界著名的大学之城，开始了研究生的生活，他研究的课题还是蝗虫。

归 心 似 箭

古老的英国，富丽堂皇，纸醉金迷。卧薪尝胆的邱式邦，无心欣赏影剧院的乐曲和品尝西餐馆的佳肴，为了搞好学术研究，他在苦斗中。

课余时间，他翻阅文献，查找资料，深深感到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……，欧洲的科学事业在突飞猛进地发展，为什么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，却是刀耕火种，停滞不前？！民族的尊严，更加激起了他求知救国的义愤。这时候，有位中国同学劝他注意休息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，难过地说：“我看到祖国的科学事业这样落后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就感到是一个莫大的耻辱！不从这方面拯救中华民族，我死不瞑目！”

夜半时分，他整理材料，撰写论文，英国昆虫学老教授劝他注意身体，他深情地回答说：“我们中国，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死亡线上挣扎，为了振兴祖国的科学事业，拯救中国人民于危难之中，我甘愿献身捐躯！”

邱式邦在研究英国，在研究欧洲，在研究世界。昆虫学这门学问他是学定了，不研究出个结果来决不罢休！因而，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。两年时间，他写出了《蝗虫生理之研究》等论文，先后在外文杂志上发表。中国新辈，初露锋芒。

.....

时间一晃，两年过去了。这两年间，中国发生了巨大变

化，解放战争迅速推进，大陆全部解放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象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。邱式邦从报纸上不断地看到祖国建设的动人景象。爱人也常有书信寄来，介绍家乡的变化以及人民政府对她们的关怀，给她安排了工作。祖国的新生，牵动着游子之心。

一九五一年夏季的一个中午，灿烂的阳光射进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图书馆里，窗明几净。身材中等、略显清瘦，但目光炯炯的邱式邦，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《人民日报》。

此时，一条解放了的祖国已经开始用飞机喷撒六六六粉治蝗的消息，映入了邱式邦的眼帘。这使他的心情十分激动：“真了不起呀，新中国成立不到两年，就办起了国民党统治几十年所办不到的事情，我们的祖国到底有了这么一天！”

邱式邦疾步窗前，眼望东方，那颗激动的心，好象插上了翅膀，飘洋过海，早已回到了故国神州，回到了难以忘却的动荡年代……

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国一个友好代表团访问英国，到剑桥大学慰问，并宴请了中国留学生。席间，祖国亲人带来了周恩来总理的话，祝他们学习进步，早日返回祖国参加建设。

“啊，周恩来总理！”这是邱式邦在青年时期就听说过并为之向往的伟人，“他还惦记着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啊！”

久在异国他乡，偶遇故国亲人，特别是听到了周总理的问候，邱式邦还没有进酒，心都醉了。此时此刻，纵有千种情思，从何说起呢！他觉得他象一个孤苦零丁的孩子，第一

次享受到了慈母的爱，幸福的泪水滴在了晶莹的酒杯里，许久他才说出了一句话：“我们一定不辜负祖国母亲的召唤，学好本领，早日回国参加建设。”

不久，邱式邦在刚刚写完了《蝗虫生理之研究》的论文，便加紧结束了研究课题，立即打点起程回国。有几位要好的朋友劝他说：“机会难得，再停一段，领个博士学衔，回国无尚光荣呀？！”邱式邦回答说：“能早一天回去为国家建设出力，比多一个博士学位还有用啊！”

“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。”这年的落花时节，邱式邦告别了英国剑桥，毅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

为国创业

崇高的理想，可以给人插上飞翔的翅膀；光辉的现实，可以给人增添前进的勇气。回国创业的邱式邦，决心为中国应用昆虫学的崛起贡献力量。

不久，刚刚成立的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聘他为研究员，并负责蝗虫的研究工作。在金风送爽、景色宜人的日子里，邱式邦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白石桥路“亚”字形大楼。

从最早的蝗灾记载，即公元前七〇七年的东周时代，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为止，这两千六百多年中，我国蝗虫大发生达八百多次，每次危害农作物都达一千万亩以上。明朝曾有“飞蝗蔽空日无色，野老田中垂泪血。牵衣顿首扑不能，大叶全空小枝折”的记载，史书上常用“寸草不留”、

“饿殍载道”的字眼来形容蝗灾。

一九五二年的夏天，也就是邱式邦回国后的第一个年头，地处渤海湾的山东惠民地区发生蝗灾。华北农科所以邱式邦为主组织的调查蝗虫小组，从北京的实验室转移到灭蝗战地。

一辆牛车载着几个行装轻简的人，驰进了荒芜人烟的渤海湾地区。天气是那样的炎热，人们不住地擦去额头流下的汗水，连车轴也发出了吱吱的响声。水是那样缺，要喝上一口淡水，需要几十里以外的农家才能找到。看来，要在这里待一天也是很难熬过的。可是，这几个人却兴致勃勃地在这里转游二十多天了。

这些人是从那里来的？为什么有兴致来这里“旅行”？原来，这就是邱式邦带领的调查蝗虫小组，正在进行着一场有决定意义的战斗。

一天晚上，他们住宿在一个村上的旧祠堂里。邱式邦因为是从北京来的专家，老乡特意让客人睡在他平日睡的“没有臭虫”的床板上，而自己却取下了祠堂里的一块横匾，铺上一条席子当床铺。但是，客人还是遭到了大群臭虫的袭击和蚊虫的夹攻，咬得他翻来复去，难以入眠。

那时，渤海湾的用水是极其困难的。老乡出于对客人的优待，送来了一盆洗脸水。他们几个只好早晨用过之后，晚上，还要用这盆洗脸水洗脚。

陪同前来的地区农业局长十分过意不去，望着邱式邦那日益消瘦的面颊，抱歉地说：“邱先生，你可吃苦了！”

邱式邦毫不介意地笑了笑说：“生活比起城市来是苦多啦，可是心里不苦啊。如果能用咱们的艰苦工作，为群众解除蝗虫灾难，不就变成了大家的甜嘛！”

他的一席话引起了在场人同心的欢笑，似乎连这小祠堂里闷热的空气也被驱散了。

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情况，有抱负的人，一旦有了实现抱负的机会，他可以把艰苦的生活条件变为激励自己前进的动力。对饱食终日、无所用心的人来说，即便是舒适的享受，也会成为腐蚀意志的麻醉药。

在这闭塞的蝗区，邱式邦虽然吃了不少苦，但他充满着充沛的精神活力。

灯下，蝗虫组的同志们又在热烈地讨论着。

助手老李高兴地说：“这里千家万户同时出动，带着干粮，拿着工具，竟日和蝗虫搏斗，精神确实令人感动！”

邱式邦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是的！可这么干也有一个明显的问题，大规模的人海战术，忙乱被动，消耗人力、时间。要改变这种局面，首先必须掌握蝗情，摸清发生基地。还得充分依靠组织和发动群众呀！”

他的这个分析得到了助手们的赞同。他们把研究蝗虫的侦查当作重点工作，全面勘察了飞蝗发生基地，研究了掌握蝗虫的办法和侦查蝗虫的技术。他们建议：建立蝗虫预测预报制度，在蝗区固定专人分片包干，常期侦查，查清秋季蝗卵分布地点、面积和密度，预测明年蝗虫可能发生的情况；查清蝗蛹孵化和发生情况，指导适期防治；查清残余飞蝗活

动范围和产卵情形，作为秋季查卵的根据。他们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支持。中央农业部拨出专款在渤海湾蝗区开办训练班，培训了一支防治蝗虫的技术力量。当年，在邱式邦蝗虫组的协助下，建立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一千人的长期侦察蝗虫的组织，有效地控制了蝗灾的发生和发展。

不久，邱式邦发表了题为《飞蝗的预测预报》和《消灭飞蝗危害》的长篇报告。这里面没有什么深奥的技术理论，可是基层干部欢迎它，农民欢迎它，因为它能够解决实际问题。

邱式邦治蝗小组创立的“三查”测报制度及治蝗经验，迅速在全国推广。从而，扭转了我国两千多年来治蝗的被动局面。这是我国治蝗史上的一大创举！

人类在改造自然的道路上是没有尽头的，在勤奋的科学家面前，永远有做不完的课题。邱式邦在渤海湾初步摸出了一套防治飞蝗的经验以后，为了彻底根除蝗虫危害，一九五四年以后，邱式邦和助手们由北京出发奔赴内蒙。跨长城，越塞北，至萨拉齐，转入拉苏海。

这里风沙弥漫，农牧交错，常年受到多种土蝗的危害，致使牧群冬春缺草而造成困难。

生活不消说是很艰苦的。况且，语言不通，水土不服。每天喝的是酸米粥，常拉肚子。有时还要自己打柴自己做饭。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们天天在野地里侦察着、追逐着。每发现一种异样的土蝗，就立即赶上去，看它怎样活动，喜欢

吃什么，记下它的体形和颜色，而后把它捉起来，放进标本夹，再访问群众，定下名字，建立档案。

有一天，他们捉到一只小车蝗。这种虫关内也有，没有引起人们多大注意，可是老邱却想在心里。晚间，大家疲乏得连饭也不愿吃就睡下了。许久，邱式邦忽然披衣坐起，问旁边的助手小林：“你说，小车蝗内地有，这里也有，它们究竟有什么不同？”

小林说：“平常没大注意。”邱式邦却严肃地说：“应该注意啊，不然，我们对同一类蝗虫在不同地区如何根治，就无法提出准确的意见。”

一九五八年，邱式邦治蝗小组由内蒙折而西行，经宁夏，穿甘肃，到达青海。

这时，海南地区上百万亩草原正遭受着土蝗危害。他们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青海高原上搭起帐篷，开始了新的战斗。

海南，这是个“早穿皮袄午穿纱，抱着火炉吃西瓜”的鬼地方。辽阔中原，大江南北正是挥汗如雨的季节，但在海南，夜晚却是出奇的冷，而且潮湿不堪。大家只有席地而睡。几个人不久便得了关节炎。什么酸呀，疼呀，不能走路呀，他们都不管，工作照常进行。

这一年，邱式邦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，取得了良好的科研成果，青海高原上多种土蝗的情况，终于被他们查清了。

从一九五二年春到一九五九年夏，从华北平原到荒芜人烟的渤海湾；从风沙滚滚的内蒙古草原到青海的高寒地带。邱式邦为根治蝗虫，连续奔走七年，行程两万多里，进行实

地考察，积累了大量资料。写出了许多篇治蝗论文，其中《华北地区的土蝗及其防治》，被列入我国研究土蝗的珍贵资料。特别是《蝗虫的防治与研究》一书，介绍了我国自东周以来蝗虫发生的时间和地点，总结了历史上的治蝗经验。根据他多年来在各个蝗区的调查研究，阐述了不同地区、不同种类蝗虫的发生规律、特点、生活和习性，而后提出了在低湿草滩、滨海洼地、山区坡地、沟渠田旁根除土蝗的意见。比较系统全面地做出了在滨湖、沿海、河泛、内涝等地区根除蝗虫的设想。他指出，除建立“三查”预测预报制度，及时扑杀外，从长远措施上说，重点是兴修水利，开垦荒地，植树造林，精耕细作，以改造环境，彻底铲除蝗虫孳生基地。

邱式邦在蝗虫方面的研究成果，为在中国根除飞蝗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到五十年代末期，我国那种飞蝗遮天蔽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新的课题

金色的秋天，华北大平原上一派生机。大面积的玉米，枝高叶肥，棒大缨鲜。极目远眺，宛如绿色的海洋。金风吹来，波浪翻滚。人们面对这丰收在望的玉米田，喜出望外。

正当人们喜迎丰收的时候，一场暴风雨到来了。大家看到的是遍地倒折的玉米棵，劳累了一年的农民，含着泪花，探求着玉米受害的原因。

是暴风刮倒了？还是骤雨倾折了呢？此时此刻，从事昆虫研究已经二十三年的邱式邦，一眼看出是一种害虫——玉米螟，在兴风助浪，破坏庄稼。在他饱盈泪水的眼眶里，倾注着对农民的深厚情感，也产生了对玉米害虫的强烈痛恨。这时，往事历历，涌上心头——

早在三十年代，邱式邦在广西就开始了防治玉米螟的研究。据考查：玉米螟是世界性的大害虫，分布遍及亚、非、欧、美四大洲。由于它的分布广、食性杂，钻在玉米心里为害、发生年代不一致等复杂因素，防治玉米螟就成为许多国家长期研究而难于解决的重大课题。玉米螟钻心毁秆为害后，一般年份减产百分之二十左右，大发生年份减产可达百分之五十以上。

在那黑暗的年代里，邱式邦防治玉米螟的研究中断了，现在他又开始了这一工作。

一九五九年，中国农业科学院委派邱式邦带领玉米螟研究小组，深入到河北衡水，开始了新的研究工作。

此刻，作为一个昆虫学家，他习惯于逻辑思维，这时他也考虑到玉米致死的主要原因是玉米螟的为害。难道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吗？蝗虫能制止大量发生，而玉米螟防治不能研究出新的方法，避免不必要的破坏吗？方法倒是有，投入大批劳力，使用农药长时间的进行防治，也是可以消灭的。可邱式邦当时考虑到：玉米面积大，价格低，一斤玉米值钱八、九分，一亩收上几百斤，至多也不过价值二、三十元。如果兴师动众，大量用药，按成本计，是不合算的。